



文化傳譯

博物館與人類學想像

王嵩山 著

文化傳譯

博物館與人類學想像

王嵩山 著

稻鄉出版社

文化傳譯： 博物館與人類學想像

作 者 王嵩山

攝 影 王嵩山 莊世瑩

封面攝影 王嵩山

封面設計 洪夙慶

發行人 彭永強

出 版 稻鄉出版社

地 址 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53巷35號

電 話 (02)2566844 • 2564690

傳 真 (02)2564690

郵撥帳號 1204048~1

登 記 證 局版臺業字第4149號

排 版 永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正陽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 新臺幣250元

初 版 中華民國81年7月

I S B N 957-9405-58-1

破損本或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069002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謝誌

在本書各篇章的構思、蒐集材料、反覆辯證的研究與撰擬過程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提供最好的背景環境，《博物館學季刊》是蓄養、精煉筆力和思考的園地，使筆者能持續探索在台灣建立「博物館人類學（Museum Anthropology）」的可能性，完成第二本人類學與博物館之性質、關係的論述工作。

感謝漢館長的知遇與期許，以及在本書序言中的點睛之作。博物館的諸位同仁的合作，分別使筆者在博物館整體發展、展示、科學教育、蒐藏、研究等多方面的社會與學術功能中，激發人類學專業所應有的博物館思考與具體實踐步驟。筆者受教於郭美芳小姐、黃旭先生、王維梅主任、左曼熹小姐、高慧芬小姐、周文豪先生、蔣中柱博士，程延年博士、葉貴玉博士、鄭惠英學長等同仁最多，而甫自英學成歸國的譽騰兄，一向是筆者砥礪學問，相互鼓舞的對象，這些

篇章大都經過他們審閱或提供極具見解的意見。我們都知道在自己的專業與博物館的實踐中，還有許多重要的工作，待我們傾力從事。

藝術學院江詔瑩教授百忙中閱讀初稿、賜序。筆者的學生洪曉純、陳佩貞協助文書處理工作。稻鄉出版社惠允出版，煩雜的內文編輯作業，有勞邱碧瑩小姐的細心；洪夙慶先生設計封面，都是筆者要深致謝忱的。

不論順利或困頓，我們逐步飽滿與適然的踐履計劃中各事。來自家庭的支持是筆者最大的助力。舍妹文惠、伶文，在辛苦教學與求學之餘，對我們的生活與工作極為關心。如今，我們不但以著書與講學，在知識上批判、接受和傳遞觀念，生命之流中最令人感動的創作，也在期望中完美的出現。在琢磨這本書的過程中，長子以明欣然的加入我們的行列。內子莊世瑩年來同時孕育這兩個新生命，樂在其中、不以為苦。我們投身寬廣的知識與生命長河，幾年來一起對應人間世中的平凡與驚嘆，不但熱忱參與，亦且抱持「觀化」至樂之情；更因不斷有彼此合作的創造與感通，而得以深化我們認知和直觀的幅度。

筆者把這冊書獻給敬愛的雙親

王滄浚先生

謝雪嬌女士

從他們身上，我們學習到如何尊重人我、熱愛生活。

王嵩山

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域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五日

漢序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館長

漢寶德

在感覺上，嵩山的上本有關博物館的著作：《過去的未來》才出版沒有多久，他又捧出一本厚厚的文稿，要出第二本書了。勤於寫作的人，通常就是好思考的人，能在人類學與博物館之間多加思考，對嵩山這樣有遠大抱負的人，確實是有必要的。

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把人、自然與人類的創造物，一起放在博物館裡，會遭遇到一些基本難題。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學者在博物館工作上所必然會面對的問題。博物館到今天，已經不再只是古物的庫藏了，甚至也不是稀奇玩物的陳列所了，它負有文化闡釋的任務。一個博物館工作者在把蒐藏品展示出來時，他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如果他是人類學者，也許他的工作就是為人下定義呢！

在傳統的博物館展示中，人類學的遺物以完全抽離於其文化背景的情形下呈現出來，觀眾的想像環繞著「物」的形貌，其人文性幾乎不能離開藝術性的範疇。自此出發，人類學博物館實際是人類在不同生活境遇下創造力與審美觀的展現。自二十世紀以來，不同民族的造物早已為藝術家的靈感泉源。

然而今天的博物館工作者就沒有這樣幸運了。他有責任把人與自然間互動的文化關係，通過人的造物呈現出來。要做到這一點，不但需要大量的知識、深度的研究，而且要有哲學的體悟。因為博物館中文化的再現是一種價值判斷。

嵩山在這本書所收的幾篇文章中，不管談的主題是什麼，都流露出他作為人類學者與從事博物館工作之間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這樣的感覺會很自然的激發了自我的反省與道德的判斷。他的這種認真的態度，使他的文章讀起來有些深沉的感覺。然而沒有思考，怎會產生整體文化觀？如何使博物館的使命完整的傳達出來？

思考這樣的問題，也就是思考人類學博物館的未來。在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的今天，人類正進行普遍的文化的反省，博物館的職責，毫無疑問的也在徹底檢討之列。展望未來，新時代的博物館在文化的定位上要如何自我期許呢？人類學展示的遠景要如何展開呢？

江序

國立藝術學院 教授

江韶瑩

臺灣最早官立博物館是日帝時代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設於1908年（民國前四年），館址在現總統府後面，當時的彩票局抽籤場。設立的目的是為紀念臺灣縱貫鐵路完工特由殖產局主辦產業博覽會，用以介紹臺灣的風土、產業、農林特產、工藝、和貿易等，並藉以對日本人民和殖民地宣揚帝國的威權；因此設館之初，以博覽會所蒐集的產業標本為大宗加以保存展示成為一綜合性博物館，收藏品計有一萬二千餘件，分為十一個部門，即：地質地文及礦物、植物、動物、人類、歷史及教育、農業、林業、水產、礦業、工藝、以及貿易（陳奇祿1958），是臺灣博物館的肇始並且奠定臺灣博物館事業的基礎。時間上距1906年張騫開辦第一座中國人自建博物館的「南通博物苑」中館，僅差二

年;但卻比中國直到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國民政府方在北京國子監籌辦歷史博物館、1914年在故宮午門前部成立北平古物陳列所的由官方設立的博物館早了六年。

張騫是清代末朝狀元,關心中國之富強,尤其對實業與教育興革更為重視;因考察日本的博物館、博覽會深有所感,而曾多次上疏奏議清廷,如《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國博覽館議》、《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等,惜均不得果;只得以個人財力在家鄉江蘇的南通籌建博物館,時為1905年。是年,在臺灣卻為紀念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對臺治績發起官民捐款籌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其先期作業如上節所述;博物館基址選定在原清治臺北府城內有三大廟之一、與文廟武廟並稱的府後街天后宮,即今新公園北側的省立博物館。天后宮於日人據臺以後被改為辦務署,部分充當調停處,建館工程於1913年開始鳩工拆除天后宮,由野村一郎主持設計興建博物館,耗資二十八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日圓,於1915年4月18日竣工,建成一座被當時日本建築學界所認為「近代主義中最莊重、技術最圓熟」的古典莊嚴建築,是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希臘復興樣式(Greek Revival)的建築,與當時流行於世界各地殖民地帝政式建築的典型博物館(Colonial Museum Style)風格並立而毫不遜色。

博物館館體既經落成,就把借彩票局的藏品移入新館,舊館專供陳列南洋諸島參考品為分館,再兩年分館改為總督府圖書館,藏品移至本館南洋室,並將本館中產業有關之標本移交現國立歷史博物館前身的商品陳列館;至此,本館從綜合性的博物館變為「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

tory Museum，蒐藏品通常分為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類學四大門類，是博物館事業先進國家如歐美諸國最普遍且規模最大的一種博物館），這時期的蒐藏品分為：歷史、高山族、華南南洋、地質礦物、動物、植物、與雜物等七部門，人類學是其中重要的部門，包括高山族和華南南洋的人類學標本，及歷史、雜物兩部的考古遺址出土文物亦屬人類學的範疇，因此在標本總數量上人類學門是該館的最大部分。該館在臺灣光復後由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並整頓改組從新開館，民國三十八年元旦正式定名為「臺灣省立博物館」繼續營運迄今，仍為國內最重要的人類學標本蒐藏場所之一。

從陳奇祿博士的「臺灣的博物館和人類學的發達」（1958）、張譽騰博士的「自然史博物館與大學——台灣自然研究史上的一些觀察和省思」（1991）二文中所論述，我們可發現日據時代的博物館學者，在有關人類學的研究方面，成績斐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將「日本政府對殖民地的產經動機，成功的轉化成博物館注重蒐藏與研究的政策，博物館與大學及其他學術機構的有機聯繫，與日本博物學家的劍及履及的研究精神，值得我們深思。」甚至於「光復以後，人類學方面的成績，則遠不及之」；當時省立博物館的研究人才和台北帝國大學（即今之臺大）與博物館的教授，士多濟濟，尤其對臺灣南島語族所做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研究與發表的報告論著，以及所採集物質文化標本，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參考研究文獻和極珍貴的標本資料；在文字方面有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小川尚義、宮原敦、岡田謙、安倍明義、國分直一等等人士的著述，在民族

學與考古學的標本採集方面則首推森丑之助，貢獻厥偉。

人類學的發展與博物館有深厚的淵源。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歐洲與北美洲的自然史博物館中，大量民族誌材料標本，是由人類學工作者所蒐集；博物館也隨著人類學的發展而共同成長，這種互動的關係至為密切，甚至影響迄今。我們也可以說，人類學因此成為博物館的一個部門而成長、蘊育為一門新興的學問；例如在美國初期的人類學家幾乎也是博物館工作者，並且與大學結合成立人類學系或設人類學標本室，重要的人類學博物館學家F. W. Putnam、Franz Boas就是典型的代表性人物。基於這種密切互動的關係，博物館中人類學民族學標本展示陳列的方法與典藏的分類系統，也引發人類學研究理論、觀念的探究，比如文化傳播、文化涵變的思考，文化區與文化圈的地理區域、族群文化的形成學說，或進化論的發展理論等，既被人類學理論所爰引，同時也是自然史、文化歷史、民族學、民俗文物類博物館進行收集標本及展示設計時的內建理論和參考依據；省立博物館在光復前這一階段，正是躬逢其盛風雲際會。可是在五〇年代人類學的學術研究因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改變，使之脫離「博物館時代」而紛紛轉向，移到大學的研究室去，博物館的人類學研究與理論觀念探討因此沉寂下來；甚至可說，自然史博物館的重要性從而褪色，位居「老大」的地位也失去了；臺灣的情形亦然。

本書作者王嵩山先生在「文化傳譯」一文的結語中指出：「博物館做為知識的與休閒的場所，並收藏或傳達與詮釋常民文化，有許多不同的途徑，其方向也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多層演變。臺灣正進入一個『新博物館運動期』，與常

民文化相關的博物館陸續設立，也有了一些初步自行摸索的成績。但是，許多觀念正待討論與建立，除卻細節性的、基礎的技術之外，我們更需要全盤的方向及極具創意的觀念。人類學的基本概念與視野，可以提供發揮的基地。」以上這段話，正可以承續半個世紀以前的盛況，以彌補光復以來幾近貧血和孱弱的體質；近十年臺灣博物館事業隨著經濟富裕、社會意識形態及文化價值觀念的改變，躍入「新博物館運動時代」，大型的與地方性的博物館紛紛設立，且其類型性質與標本收藏方向大多與人類學民族學相關連，面對這「後人類學博物館」應如何重新建構與傳遞理論體系和知識，確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值得深思。

過去博物館學教育與專業課程，在大學院校的高等教育中一片空白，與歷史背景、營運形態相近的圖書館學教育，根本無法相提並論。面對陸續或即將投入五百億以上資本的博物館事業，不僅專業技術和實務經驗亟待建立，並積極培育博物館所需的各類專門人才之外，更重要而且根本之計是在我們自己的需求，與社會、文化脈絡裡，從事學術性研究和理論的探討；當今，只有文建會辦理的博物館人員專業研習，和文化大學史學系、國立藝術學院共同科、臺大人類學系所開設兩學分的「博物館學」選修課程，試圖復甦賡續博物館的生態；國內各大博物館館刊也較以往增加博物館學實務與技術的篇幅，尤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博物館學季刊」更被寄以厚望；評估現況，與本世紀初葉不論是新大陸的美國、清末的中國、日據的臺灣蓬勃氣象仍有「內涵」的不足，其中尤以學術理論的研究成績最為貧乏。處身於令人困頓的情境中，王嵩山先生猶如一顆再定運行軌道的慧星，

被寄以厚望，至少筆者肯定的如是說。

人類學在國內學界佔有重要的地位，是因多位學者傑出的研究有以致之。但將人類學與博物館學締結勾連，持續挹注智慧與心力並保持深度興趣、關心的，筆者認為就數陳奇祿、呂理政、王嵩山等三位先生而已；其他在博物館工作的人類學者，著有成績則仍以人類學域的相關學術研究為主；以右手寫人類學論文，左手撰博物館學文章實屬少數，陳奇祿師給我主持規劃第一個地方特色博物館的機會，而呂理政、王嵩山兩先生與筆者情同手足親如兄弟，甚且也與嵩山的夫人世瑩，我們共同研究規劃數座小型地方博物館，在工作中我跟嵩山、理政學到可供一生受用的學問。因此，當嵩山囑我寫繼《過去的未來—博物館中的人類學空間》後的博物館人類學專著的本書序文之一時，我必須答應也樂意答應，只是我在他的論著文章之前不能談博物館的理論。但是我有義務提醒讀者諸君，在文化傳譯與想像空間中的深層哲學思考與美學語義。

序於國立藝術學院博物館學教室

張序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副研究員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 博士

張譽騰

應嵩山兄囑為他的新作《文化傳譯》一書寫序，一方面深感榮幸，一方面也有見賢思齊，藉之自我砥勵的意思。

近十餘年，是臺灣博物館硬體建設蓬勃發展的時期，幾座國家級科學博物館或已局部開放或正積極籌備之中，繼故張其昀先生1960年代在南海學園建立國家博物館群之後，為沉寂已久的臺灣博物館事業，再一次開展了美麗的遠景。

人類社會由原始進化到文明，其努力所得的成績，表現在各方面，包括科學，宗教，道德，法律，風俗，習慣，其綜合體謂之文化。它涵蓋了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以及人與自我之間各種縱橫交錯的關係。做為一種文化機構，博物館可藉其有系統的標本文物收藏，深入研究其特性，功能與意

義，並透過羅列比較，觀察文化的變遷，呈現文化的脈絡。做為一個教育機構，博物館是一個會通自然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系統整合人類文明經驗，既可擴展科學理性思維，也鼓勵人文感性想像的學習環境。

由於社會角色與地位的不同，現代博物館研究內容已大為擴張，除傳統的專業學域外，博物館哲學，經營管理，藏品保存，溝通，展示設計和評量等等學科逐漸發展成熟，博物館學此一注重與觀眾溝通的新興學域已隱然成形；博物館研究人員在各傳統學域的學術研究與對民眾的社會責任間如何尋求平衡點，洵為一大挑戰。

博物館絕不僅是標本文物的儲存所，而是一個擔負「文化傳譯」重任的機構，博物館藏品是需一再詮釋的客體對象，如何運用相關文獻資料，以儘可能清晰可理解的概念加以描述，理解和詮釋其因果，將表面不相連繫的文化片斷，組合為井然有序的整體，以研究，展示或教育活動形式呈現，正是「傳譯」的要務所在，也是博物館研究人員藉以建立學術聲譽的途徑和無可規避的社會責任。

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嵩山兄勤奮不懈的努力，旺盛的企圖心，以全副熱情投入博物館志業的堅強人格，早已有目共睹。如同他前一本著作：《過去的未來：博物館中的人類學空間》，作者在本書的野心仍在推陳他「過去幾年來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域工作，讀書與思考如何有效整合人類學與博物館學知識體系所累積的一些理解和意見」，在這集子裡的每一篇文章，都深深扣住此一主題，有助於兩個學域的溝通與對話；尤其值得一提是，他所關心和反省的課題，遠遠的超過目前國內許多博物館學著作的偏

限，讀來有許多意外的收穫。

每一份作品的完成，意味著新問題的提出和新里程的再出發。嵩山兄即將在明年負笈英國牛津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所，謹在此預祝他在這個盛產博物館與人類學家的國度裡開拓思維盡情想像，並拭目以待他以更精闢更深入的作品豐富我們的視野。

目錄

謝誌 / V

漢寶德序 / VII

江紹瑩序 / IX

張譽騰序 / XV

人類學想像與博物館備忘錄（代自序） / 1

變化與持續 / 2

博物館是社會文化現象 / 4

人文化成與解釋自然 / 6

價值、意義與程序理性 / 10
